

詩人玉屑

掃葉山房發行

五

詩人五角

釋世六卷發行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王維

輞川之勝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於其間也漁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後湖集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

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山中人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

韋蘇州

清深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白樂天

已為當時所貴

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顧著作來已足下郡齋燕集想亦示何情致暢茂道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擊之始闕睢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則知蘇州詩為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畫戟 寢凝清香也 王直方詩話

逸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中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於此復

齋護錄

韋詩流麗

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詩人

玉屑

卷十五

二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隱居詩話

蘇後湖讀韋詩而有感

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嘆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奔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兼葭菴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烟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後湖集

絕唱

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許彥周詩話

詩有深思

蘇州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郡中宴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余謂士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乎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貫詩不
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
所謂轉喉觸諱漫叟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如見香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

遠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後山詩話

岑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
詩云渡頭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漁隱

山谷贊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
隱鹿門夾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
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柱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
年愁先生一往今幾愁後來誰復釣槎頭漁隱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
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過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
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
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
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
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眾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
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
亦襄陽人既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歎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
矣苕溪漁隱曰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為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為何遜詩東
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為謝朓詩恐誤也皮日休

韓文公

掀雷抉電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司空圖題柳集後

變詩格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

自退之始東坡

用意

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香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許彥周詩話

改一字遂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茗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躡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公末年詩閑遠有味

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奔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茗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閑遠有味蔡寬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唐子西語錄

送李原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東坡

晉公賡酬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兒山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劔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兩句親書於壁

蔡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漁隱

彈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許彥周詩話

評退之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

隱居詩話

子由陋聖德詩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

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脅次及其徒體骸撐柱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蘇子由

韓柳警句

蔡天啟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柳儀曹

東坡評柳州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

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東坡

休齋評子厚詩

柳子厚小詩幻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大篇便覺窘迫不若韓之雍容惟平淮詩二篇名為唐雅其序云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之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又云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讒化為謳吟甚似古人語而卒章

以告

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皆叶以古音

南尼音

馬音

其卒章云蔡人率止惟西平有

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尤得古詩體也

詩眼評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曰大抵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

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殺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二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黃華之雄易售於流俗耳詩眼

南澗中詩絕妙古今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東坡

古今絕唱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後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淒斷子厚樂府云

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
斷城鷓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許彥周詩話

天賦不可及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
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洪駒

兩句有不盡之意

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
兩句中不在多也漁隱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
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
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新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
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於奇
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為郊島詩豈非誤耶張文潛

寒澁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勅氣傷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錢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蔡寬夫詩話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譁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改司戶未受命卒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